

新
唐
書

三六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文藝苑傳上第二百二十六

宋

祁

唐書一百一

奉

輓

撰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於左餘風絢句繪
章揣合低卽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君臣相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
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
才輩出孺嚆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
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轡晉魏上軌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
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贊權德輿王仲
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謫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
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天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何
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藝苑自中智以還持
以取敗者有之朋茲飾僞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
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
異不及排怨不及誅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爲文
藝篇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
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袁卽其先雍州長安父樞仕陳爲尚書左僕射卽在陳爲秘書卽江總尤
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爲月賦一篇洒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
矣復詔爲芝草嘉蓮二頌歎賞尤厚累遷太子洗馬德教殷學主陳亡入隋
歷尚書儀曹卽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
彥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卽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
師謩率更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瓌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
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
齡虞世南顏思魯諮議參軍事竇綽蕭景立曹杜如晦鎰曹褚遂良王曹戴
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載蘇幹文李姚惠廉
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
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
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舊武士逸典載
裴宣儼卽爲文學從父弟承序亦有名王召爲文學館學士卽累封汝南縣
男再轉給事中卒太宗爲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卽任茂而性謹厚使人悼
惜詔給喪費存問其家卽遠祖滂爲漢司徒自滂至卽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
司空者四世淑顗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卽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

雖琅邪王氏踵爲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爲伍卽孫誼神功中爲蘇州刺史司馬張沛者侍中文瓘子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宣天下甲門也誼曰夫門戶者歷世名節爲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婚媾求祿利耳至見危受命則無人焉何足尚邪沛大慙承序爲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尚慈簡吏民懷德高宗之爲晉王也太宗宗選僚屬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昔陳王司馬奔散有表憲者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隋羣臣表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令其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帝乃召拜晉王友兼侍讀加弘文館學士卒卽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劾孫高宗時爲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爲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爲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旣會帝傳詔利貞曰卿弈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中宗立以舊恩追贈秘書少監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父卽終陳散騎常侍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爰辭稱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

氏太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為高陽云始德仁在陳為吳興王友入
隋楊素薦其材授豫章王記室王遇之厚從封齊復為府屬王廢官吏抵罪
而德仁以忠謹獲賞補河東司法參軍素與隱太子善高祖起立太子封隴
西公以德仁為友更抱為記室俄並遷中舍人以年者不更吏職從洗馬與
蕭德言陳子良皆為東宮學士貞觀初遷趙王友卒從子紀散亦博學高宗
時紀為太子洗馬豫脩五禮散率更令兼太子侍讀皆為崇賢館學抱者
陳御史中丞孫開皇為延州參軍又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
援筆而成為元德李學士會嫡皇孫生太宴坐中獻頌太子嗟賞及在隴
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蔡允恭荊州江陵人後梁左民尚書大業子美姿容工為詩仕隋歷起居舍
人煬帝有所賦吟諷誦遣教宮人允恭取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
辭繇是疎斥帝遇弒經事宇文化及竇建德歸國為秦王府參軍文學館
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卒著後梁春秋

謝偃衛州衛人姓直勒氏祖孝政仕北齊為散騎常侍改姓謝偃在隋為
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高第歷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方穀洛壞
洛陽宮詔求直言偃上書陳得失帝稱善引為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府功曹

豈爲塵影賦三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優作賦先爲序舊篇頗言天下安功
德茂盛意授優使賦優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即位直中
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咸調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理丞優又獻惟
皇誠德賦其序大略言治志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桀
以瑤臺爲麗而不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爲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聖
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
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
患乎不化哉旦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
至難云又撰玉謀貞紀以勸封禪時李百藥王詩而優善賦時人稱李詩謝
賦府廢終湘潭令蘊古洹水人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後坐事誅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方
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月爲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
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彊記美文
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爲
堯城令竇建德僭號而信明族弟劼素者爲賊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
明曰夏王英武有舉天下心士女襁負而至不可數兄不以此時立功立事豈所謂

見機不俟終日乎嘗曰昔申胥海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身賊中求斗筭邪遂踰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即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寒死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楊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數罵倨數忤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吟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世翼鄭州滎陽人周儀同大將軍敬德孫貞觀時坐怨謗流死雋州譔文游傳行於世信明子冬日武后時位黃門侍郎爲酷吏誣死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伯父僧之少志學與孫萬壽李百藥相友善武德中杜淹薦爲信都令有惠政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柔陽仁卿等撰次國史并實錄以勞封陽城縣男終楚州刺史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爲出人上延祐欽納後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徐敬業敗詔延祐持節到軍時吏議敬業所署五品官殊死六品流延祐謂誣劾可察以情乃論授五品官當流六品以下除名全有甚衆拜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舊俚戶歲半租延祐責全入衆始怨謀亂延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丁建等遂叛合衆圍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嬰壘待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立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

司馬曹玄靜進兵討建斬之延祐從弟藏器高宗時爲侍御史衛尉卿尉
遲寶琳胥人爲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許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
法爲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繇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
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況天子
乎帝乃詔可然內銜之不悅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魏元忠稱其賢
帝欲擢任爲吏部侍郎魏玄同沮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爲宋州司
馬卒子知柔性儉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歷國子司業累
遷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大水詔知柔馳驛察民疾苦及吏善惡所表陳
州刺史韋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兖州刺史韋元珪符離令蔡母瑱等止二
十七人有治狀久之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祿終身遺令薄葬
祖載服用皆自處其費贈太子少保謚曰文弟知幾別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昌齡以科廢久固
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荅
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
然之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
昔禰衡備岳矜已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敷於通

事舍人裏供奉俄爲崑山道記室平盈龜茲露布爲主所稱賀蘭敏之奏豫
其脩撰卒昌宗官至太子舍人脩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徙占鹿泉少好學唐僉愛
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舍人
內供奉坐事貶游安令又召爲司文郎中與蘭臺侍郎李懷儼並主朝廷大
典冊初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內府置讎正二十員書工百
員徵徙職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功不就顯慶中罷讎正員聽書工寫于
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隨番判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人張文瓘及行
功懷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卒孫銑尚定
安公主爲太府卿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中
百夏侯鉅駁奏主與王氏絕喪當還崔詔可鉅猶出爲瀘州都督行功兄子玄
暉別有傳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士爲隰城尉恃才高
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白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
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
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

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李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腹刃刺李重於坐左右殺并李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頲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數重其父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入爲國子監主簿脩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等省候何如谷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父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扶盲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爲服總云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爲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勣玄不避勣玄恨召爲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勣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勣玄罪勣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生子閑閑生甫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二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鄉食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曹曹典掌庫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

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舍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迷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皐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錕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官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琯愛惜人情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翫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轉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新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入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

有此兇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空崔旰等亂甫往來梓蔓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沂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通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當冠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万丈長誠可信云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脩撰論次手臺秘略書

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鬪雞勃戲爲文擲英王雞高宗怒曰是具交構斥出
府勃既廢客劔南嘗登葛嶺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號
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爲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
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時繇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趾
令勃往省度海溺水瘞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
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汎然不辭都督怒起
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
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
易字時人謂勃爲腹豪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衆
嘗起漢魏書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
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
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大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
揮數篇至百卦會病止又謂王者乘主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百九數
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
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周土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
隋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真主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歲曆武后時

李嗣真請以周漢爲二主後而廢周隋中宗復用周隋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者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曆請承周漢廢周隋爲閔右相李林甫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閔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名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卿公尊周漢爲二主後以商爲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夏外郎楊國忠爲右相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爲三恪周隋爲二主後介卿公復舊封貶崔昌爲雷尉衛包夜即尉閭伯璵涪川尉勃兄勳弟助皆第進士勳長壽中爲鳳閣舍書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勳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皆畢人嗟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勳與蘇味道曰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勳素善劉思禮用爲箕州刺史與蔡連耀謀反勳與兄涇州刺史勔及助皆坐誅神龍初詔復官助字子功七歲喪母哀號隣里爲泣居父憂毀骨立服除爲監察御史裏行初勔勳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劾又以文顯劾蚤卒福時少勸亦有文福時嘗託韓思彦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助出其文思彦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勃與楊炯盧昭隣駱

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恥居王
後議者謂然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三年皇太子已釋奠表其家後
充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詔可遷
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讓與徐敬業亂出為梓州司法參軍遷益州令張
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更稍忤意榜殺之不為人所多卒官
下中宗時贈著作郎即昭隣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調鄧
王府典籤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
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羹美
裴瑾之章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衣藥疾甚足纒手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
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為墓偃卧其中昭隣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
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廢著五非文以自明病
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嘗使自
言所能賓王不吝廨武功主簿裴行儉為洮州摠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
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
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
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先此人敬業敗賓王

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它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昶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辟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閭朝隱如麗服靚粧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羔美之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梧玉翠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為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為謀所得萬頃為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切遽何用詩為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徙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万頃嶺外會赦還為著作郎武后諷帝召諸儒論撰禁中萬頃與周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吳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